

203562

論艾米莉·勃朗特
的《呼嘯山莊》

人民文学出版社

論艾米莉·勃朗特
的《呼嘯山莊》

卷三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9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4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卷号 976 号数 43,600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00,000 插页 2

1953年9月北京第1版 195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4) 0.22元

出版說明

近几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介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外国古典作品,不但翻譯出版的數量日益增多,譯文質量有显著的提高,而且对讀者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但是,对于外国文学遗产,也和对于我国文学遗产一样,必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接受。而我們过去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却做得还很不够。

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有些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曾經引用某些外国古典作品中的片言只句,企图顛倒黑白,混淆文艺作品的时代背景,宣揚一些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以达到他們的罪恶目的。这表明如何分析、研究和批判外国古典文学遗产,在今天仍然是我們的一个战斗任务。

北京大学西語系的同学和青年教师們,为了贯彻党的“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針,在整风后,利用暑假時間,以惊人的干劲,討論和批判了一些外国古典作品。这本《論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庄》就是他們所获得的成果之一。这是外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創举,值得我們重視。我們相信通

过广大讀者，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文艺理論工作者的努力，
批判接受外国古典文学遺產的工作，一定能进一步展
开。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9月

目 次

- 論《呼嘯山庄》中两种勢力的斗爭…… 陈 焜 (1)
- 怎样看待《呼嘯山庄》里的个人复仇和
 爱情問題 …………… 刘輓貞 (15)
- 关于凱撒琳这个人物…………… 朱文雄 (23)
- 凱特尔論《呼嘯山庄》…………… 徐尔維 陶洁譯 (37)
- 关于《凱特尔論‘呼嘯山庄’》的几点商
 榷 …………… 徐尔維 (61)
- 艾米莉·勃朗特簡介 …………… 陶 洁 (67)

論《呼嘯山庄》中兩種勢力的斗争

陈 焜

《呼嘯山庄》是描写被压迫和压迫者之間的殘酷斗争的小說。它的主題是圍繞着爱情，描写对压迫者的反抗。小說揭示了被压迫者的强烈的爱和恨。以前，曾有人把它改編为中国話劇，情节已記不得，劇名是《此恨綿綿》。其实，此恨絕不綿綿。一打开《呼嘯山庄》，凜烈的风暴，魔一般的山庄，人和人之間的深刻仇恨就向你襲来，你立刻就产生一种恐怖感觉。这种猛烈的风暴是全書的背景和基調，它的全部份量标志着这场社会冲突的殘酷程度，极端强烈的爱和恨就是乘着这股风暴在全書呼嘯。

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英国社会，是一个动乱的，充滿了苦难和反叛的社会。英国資本主义已經发展成熟，两极分化的現象愈来愈严重，社会的一头极端富有，另一头却是惊人的貧困。資產階級无限地延长工作時間，任意降低工資，广泛使用童工女工，实行了最无掩盖的野蛮剝削，劳动人民的处境和地獄一般，他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瘟疫到处蔓延，生活陷于絕境。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劳苦群众憤怒了，階級斗争剧烈地发展起来。开始是

自发的原始反抗，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殴打、暗杀、捣毁机器和纵火的行为。后来工人阶级就逐渐越过了自发的原始反抗阶段，开始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这时发生了有名的宪章运动。马克思说：这是第一次广大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时英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时的斗争，主要是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呼啸山庄》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却不是反映这种主要矛盾的小说；它浸染着这种残酷斗争的色彩，却只是反映了社会动荡不安的种种矛盾的一个方面，它描写了一场在资本主义“文明世界”边缘的荒野上的斗争。对立的一个方面是体现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另一个方面是被压迫者。这种斗争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如前所述，它是围绕着爱情展开的反抗阶级压迫，反抗资本主义道德习俗的斗争。但是这种爱情，却不是一般的儿女之情，是社会反叛的结合，是带着浓厚的阶级斗争的色彩的。

在尖锐的对立的这两种势力中，一方面站着辛德莱·恩萧和艾德加·林顿，另一方面站着希斯克利夫和凯撒琳·恩萧。前者就其教养和道德来看是资本主义的，就其社会经济地位来说是封建地主和官吏。他们掌握着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种种权力，并建成了自己的习惯势力，企图毫不含糊地实现这个阶级的罪恶目的。后者是

不为社会所容也不容社会的被压迫者。这些就是这种冲突的内容和社会意义。

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那个社会里千万个命运悲惨的儿童中的一个，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老恩萧由于怜悯把他带到那座地主的府邸——呼啸山庄。他本来已经很不幸，应该得到人道的待遇。但是，在那个社会里，他的不幸正是他受到残酷压迫的原因。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任何平等权利。有产者好像命里就注定是高尙的，富足的，而广大人民则注定是卑贱的、贫困的。贫富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他来到这个体面的人家就非常不合适，一开始就受到普遍的歧视和虐待。老恩萧死后，他的儿子辛德莱就把这个阶级的全部“文明”施展出来。呼啸山庄变成一座地狱，他把希斯克利夫降落到奴仆的地位，极力割断他与恩萧的女儿凯撒琳的灵魂共同的联系，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权利，力图使他下流、愚昧，对他实行最野蛮的肉体折磨。这一切“足以使圣徒变成恶魔”，而压迫者却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折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正常事情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是多么不义的事情，压迫者一手制造了希斯克利夫的愚昧和卑下，罪恶本在于压迫者自身，但他们却把它归罪于希斯克利夫，就此据理来压迫他了，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把希斯克利夫养成一个驯服的奴隶，压迫者从来都不可能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而不遭到反

抗，希斯克利夫是用鞭子教养大的，这就养成了他的坚韧倔强的反叛性格，他在幼年就思索着如何报复了。

女主人公凱撒琳是和希斯克利夫一起长大的。她具有那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特有的倔强和任性的性格。按希尔德斯牧师的话来说，“她是在绝对的异教精神中长大的”，这种“异教精神”就是她与希斯克利夫共有的那种和资产阶级文明教养相对立的野性和反叛精神。她的性格最突出的表现在她和希斯克利夫的关系中。她能摆脱阶级偏见的羁绊，不顾一切处罚和恫吓，顽强地和下等人希斯克利夫站在一起，共同反抗辛德莱的压迫，反抗宗教禁锢。他们把善书扔到狗窝里，放到脚下践踏。他们一齐到具有强大原始力的自然中嬉戏，遨游。这种反叛的果实就是他们的爱情。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他们俩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他们之间才能具有真正的理解和关怀。社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怕的陌生的地方，他们不可能分开而孤苦零仃地忍受苦难。

但是敌人的凶狠远不只是表面上的狂暴。可怕的不只是他们的赤裸裸的压迫，可怕的更是他们穿上了各种迷人的外衣来诱惑你，腐蚀你。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有多少人经得起暴君的酷刑，却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这种软弱曾经造成了多少历史惨剧。糖衣炮弹是最恶毒的敌人。坚强得连狗咬住脚踝也不哼一声的凱撒琳也经不住它的攻击。

艾德加·林頓一家，是压迫者的另外一种典型。他們的手腕要高明得多。他們不是用武力而是用陰謀詭計來斗争。他們用華美的衣服和阿諛的言詞來培養凱撒琳的上等人的感情，这里有鑲金邊潔白的屋頂，柔和地閃爍着的小蠟燭。这里有富足，溫文爾雅的人。資本主義的天堂在画眉田庄閃着金光。但是這一对戀人的態度却不相同。希斯克利夫蔑視它，“縱然給我權力把約瑟夫從最高的屋頂上摔下去，用辛德萊的血塗染房屋，我也不願和艾德加交換位置”。真是難得的硬骨頭！然而凱撒琳可不同了。她的出身使她具有許多弱點，她好虛榮，不能忍受歧視。她敵不過資產階級的軟化，變成一個富貴的女郎，曳着長裙，騎着小黑馬姍姍地從艾德加家中回來了。事情起了變化，希斯克利夫在最初的接觸中就被凱撒琳的高雅刺痛，感到自己的卑微。凱撒琳雖然不惜擁抱了這個脏孩子，但在精神上已與前不同了。她既不敢當艾德加的面同意希斯克利夫對她的輕蔑，也不敢漠然看待艾德加對希斯克利夫的厭惡。事情很明顯，如果和艾德加結了婚，她會成為鄉間最偉大的女人，她會因為有這樣一個丈夫而感到驕傲。如果和希斯克利夫結婚，却會使她淪為乞丐，就得不到她現在伸手可及的榮華富貴（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來，艾德加真是一個完美的丈夫典型，也許今天還招得一些“多情”女子的愛怜）。她還錯誤地懷着一種天真的想法，以為她可以同時占有艾德加和希斯克利

夫。凱撒琳經不起引誘，她背叛了自己的愛情，而這種背叛就是她之出身所決定的。但是在这里，資本主義勢力並沒有取得完全的勝利。他們使她上了一个遺恨終身的大當，却不能把希斯克利夫從她心中奪去。她從內心里知道她錯了。画眉田庄不是她的天堂，呼嘯山庄頂上的荒原才是她的家。真正的凱撒琳永遠是和她的希斯克利夫在一起的。我們可以來讀一段动人的自白。

“我不能表白我的意思，但是你和任何人都能明白，在你自己以外，还有一个你的存在，或是應該有。如果我只是完全在这里的一点点，我們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希斯克利夫的痛苦就是我最大的痛苦。我从一开始就注視他的每一种痛苦，感覺到了那些痛苦；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思想的中心。如果別的一切都毀灭，而他还存在，我就能繼續活下去；如果別的一切都存在，而他被毀灭了，这宇宙对我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就不会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对林頓的爱象是林中之叶；我完全了解，時間会改变这种爱，正如冬天改变树木那样。我对希斯克利夫的爱恰似树下恒久不变的岩石，虽然看起来它給你的愉快并不多，但却是不可少的。耐莉，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作为一种快乐的根源，正如我对我自己不是一种快乐的根源一样，而是作为我自己的生命”。

希斯克利夫出走了。狂风暴雨襲击呼嘯山庄，狂風

和雷电把大树劈倒了。凯撒琳沙哑地在压倒一切的风暴中呼喚，在大雨中痛哭，渾身湿透，彻夜未眠。多么深的爱！又是多么痛心的背叛啊！

在这个回合里，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取得优势，但他们绝对不能就此平安无事。他们为自己哺育了一个生命力强大的可怕的复仇者，恐怖的复仇是第二个回合的中心。

希斯克利夫流浪三年后回来了，很明显，他在最艰苦的挣扎中，干了许多冒险的勾当。回来后面目大变。他有錢，有鉄一般的体格和可怕的念头。他现在站在有气无力的艾德加的面前，簡直就是一个可怕的，不可战胜的惡魔。他的格言是：“我没有怜悯，虫子越是扭动，我越想摔出它们的内脏！在精神上就象婴儿出牙，越是疼，我就越使劲磨牙”。他完全是采用压迫者的手段去压迫压迫者；他用賭博、用恐怖的精神威懾力量、用强盜式的婚姻、用收买律師、用不擇手段的姻媾，剝夺了压迫者的财产。他的敌人确实被他压得粉碎，并被置于死地，他自己簡直就成为恐怖的象征。希斯克利夫的殘暴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被压迫者找到正确道路之前，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就是充满了种种以直接报复为目的的原始反抗，希斯克利夫的报复，就是这种自发反抗的变异。有人因希斯克利夫的殘暴而心軟，反过来怜悯艾德加和辛德萊，这是錯誤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的斗争，經常就是这么殘

酷的，在这里，作者艾米莉絲毫也沒有使他軟弱化，却把这种恨和它的全部殘酷以最强烈的形式表露出来。反动統治階級，無論是封建貴族階級或是資產階級，从来都不比希斯克利夫少殘酷一些，他們更殘酷、更陰險，他們把这种殘酷变成法律和社会习惯势力，使它“合法”化了。希斯克利夫只不过是赤裸裸地采用了他們的手段而已。

但是，这种报复已不仅是一种反抗的变异。我們同时发现，斗争已經不是完全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虽然希斯克利夫的报复是从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出发，但他已經不是站在被压迫者的地位上，他这时已經变成一个压迫者。他不仅毁灭了艾德加和辛德莱，还用殘酷的手段奴役他們的后代，并且还成为一个凶暴的地主，把他的压迫施展到他的佃农身上。希斯克利夫已經成为他自己早日所仇恨的暴君了。因此，無論他的行为是多么可以理解，如果他坚持这种道路，他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反面人物。从这种意义上讲，希斯克利夫背叛自己，他虽然可以毁灭敌人，却不能再站在原来反叛的旗帜下。他的胜利也就不是他正义反叛的胜利，却是一种失败。这种結局显然不是作者所期望的，但是由于时代和作者的限制，她已經把他的主人公帶到这里来。作者碰到了难题。我們且把这种缺陷放在后面来分析，先来看看作者怎么解决这个問題。作者的可貴之处就在于她始終忠于这种反叛的正义性，無論这种正义的胜利

在小說的既成环境和当时社会中是多么难于实现，她仍然要使我们感到这种胜利。她就在这种局限中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她在两种爱情的搏斗中突出了希斯科克利夫和凱撒琳的爱情的偉大力量，使这种精神克服希斯科克利夫和凱撒琳的歧路，使这种精神获胜。为什么是这样呢？

狭义地讲本书的冲突就是两种爱情的搏斗，艾德加所代表的不过是金錢、門第、名譽、年青美貌和资产阶级的教养，这种爱情是可恶的，卑鄙的，渺小的。而与此相反，希斯科克利夫和凱撒琳的爱情百倍地优越于压迫者。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显示出无比丰富的充沛的生命力。他们的爱情不仅是男女的世俗情爱。他们是那个罪恶世界中相依为命的反叛者。他们是能唤出彼此最真实的姓名的人。他们的结合是反叛生命的结合，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爱情的尖锐矛盾，集中地反映在凱撒琳的一身。当资产阶级的爱情在她身上占优势的时候，她就误入歧途，毁了自己：当她和希斯科克利夫的爱情力量占优势的时候，她又重新是她自己——当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嬉戏的自由不羁的灵魂。她的死是后一种爱情的胜利，是林頓的惨败，也就是这种强大的被压迫者之间的爱情，在最后促使希斯科克利夫转变了。

凱撒琳死后，辛德莱和艾德加也相继灭亡了。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希斯科克利夫在生活中失去的已经永远永

远不可挽回了，他变本加厉的殘酷并不能稍許补他的損失。希斯克利夫开始变化了，他不再对毀灭一切感到滿足，却越来越深地追恋他失去了的感情所系的当年的同伴。凱撒琳的形影到处追逐着他，縈繞着他，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都向他昭示凱撒琳的存在，哈里頓和小凱綏仿佛就是他們俩的再現。生命在繼續着。他再也举不起手来从事无謂的毀灭了。他象一个梦游者似地喃喃地追逐着凱撒琳，仿佛他的形体早已消失，只剩下对凱撒琳的爱了。就是这样，希斯克利夫摆脱了他的歧路，在精神上回到他旧日的伙伴的身边。就是这样，作者通过这一情节的处理，保持了自己的主题。

但是，我們已經說过，这种說法只是就作品本身来談它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这里的毀灭并不是制度和階級的毀灭，只是两个压迫者的毀灭。这里的胜利，只是精神上象征性的胜利，并不是实际生活中的胜利。为什么是这样的結局？它有些什么局限性呢？

應該說：無論是希斯克利夫或是作者，他們对社会的認識还没有足够的深度，通过希斯克利夫的早期遭遇，作者揭露了等級的歧視，宗教的禁錮，剝削者的殘暴和道德虛偽。但也是由于題材所限，作家視野不够寬闊，这里的揭露有足够濃烈的情緒感染力，却不够深刻，在这一部份，讀者的同情往往被希斯克利夫和凱撒琳的爱情所吸引，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社会意义。而在希斯克利夫回

来以后，作者陷入了自己所布置的困境——希斯克利夫的复仇中——对社会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就消失了。小说中虽然揭露了宗教的烦琐、腐朽、无味，希斯克利夫和凯撒琳从小就厌恶它，就是埋在十二尺深的教堂下也不能安息。但却未能使宗教势力和艾德加等人糾結在一处，显示更凶殘的面目来迫害希斯克利夫和凯撒琳。又如在希斯克利夫回来后几年中，艾德加和辛德萊没有什么反抗，因此不能在反复斗争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揭露他們，而且，对艾德加的假仁假义也还缺少更有力的鞭撻。

由于作者无力进一步展开斗争，她就把上述现象的总和集中到爱情问题上来了，因此，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希斯克利夫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变成爱情的不幸。他的最高利益就是爱情，因此他的目光短浅，以致失去了全面認識社会黑暗的可能。他出去三年，离开了小天地，接触了更广阔的社会，这正是英国国内革命运动最高漲的年代。工人已經越过了最初的自发的反抗；即越过了用个人恐怖手段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成立了工会，提出了政治经济的要求，发动了比較成熟的宪章运动。可惜希斯克利夫并没有找到这个坚强的集体。他心目中只是牢記着自己个人的问题。这是很狭隘的，这种狭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思想上沒有摆脱偏僻地区的閉塞性，一方面不能摆脱爱情的束縛。由于他不能摆脱这种狭隘，他就未能突破当时社会已經突破的